

山

書

山書第三卷

申飭銓法

崇禎三年正月諭銓序雜職久稱繁蕪只在掌選公明  
幹執豈在規則屢更既說教項多端不必冊呈御覽  
貢等行同論考考同論序吏承等查實歷真咨序勞那  
如有奸胥賄索重治不饒該司官不行覺察即與同罪  
該刊榜諭眾選廳選人自行糾舉該科記着查恭

冊立東宮

二月詔曰朕惟自古帝王嗣天歷敷長治久安莫不首  
重建儲所以定宗祧隆國本凝天眷而繫人心也我祖  
宗列聖相承德祚綿洽率由茲道以裕貽謀朕祇紹丕  
基兢懷付託乃荷皇穹眷佑涓嗣蚤開長子慈娘睿託  
坤元祥鍾震一中外起敬承之重天人表協應之符適  
以文武臣民跪請再三舉行冊禮而朕以子方穉襁褓  
讓未逞茲屆青陽載仲之辰正值蒼昊誕彌之月禮官  
復申前請衆志誠難周違爰考舊章式諏吉日祇告于

天地宗廟社稷授冊寶立慈悵為皇太子以仰繩累業  
無疆之緒撫慰兆人眷戴之情大典告成寰宇同慶

天津屯田

六月巡撫御史李玄言之有裨于國久矣惟勞怨二  
字最足掣人之肘而靡其氣天津何家地方水旱兩田  
凡二萬二千餘畝前屯臣費幾多心力開墾改買而一  
旦為璫所壞鞠為茂草天啟三年至今已七年矣屢言  
興復而屢未舉行豈人盡無恭維之恩耶緣彼豪右勢

惡利其荒蕪交相吞占間有興復者便散布流言多方阻撓因而中止職前躬履其地見其平行滋潤一望無際且溝渠橋閘依稀在焉見成之美利也職甚珍之隨訪委原經理廢弁陳之漢一一招種許交租滿二千石之日題覆奉俞旨今夏大小麥豆已報七百八十餘石見貯該屯至秋收又當不止此也此後相收無數每歲國家坐獲數千石之利資軍佐餉裨益良善

軍政之弊

七月鎮守通州兵部侍郎范景文疏言祖制邊腹內外  
衛所悉置以軍隸衛分屯養軍無事則屯牧有警則徵  
調後夫其制于軍之外另募民以為兵于屯之外另賦  
民以為餉而彼如鱗尺籍不能為衝鋒之事久之并不  
知為帶甲之人弊也久矣果不止一通營為然臣以維  
新之世百度改觀雖全局皆壞不止一處而補救正欲  
于此處始雖易世易淫不止一時而積蠱正欲從此日  
更豈可誕漫悠忽使有定之軍制付之不可問有用之

軍精校之不可知所謂維新者安在謹條列數端核虛  
冒清占役禁買開覈馬匹選家丁以噴聖鑒

科道銓司遷轉

九月諭朝廷設官原為治國固分叙爵秩優任才能近  
來人心日競銓政詭隨即如陞轉京堂本以酬賢獎  
今則科道吏部司官視為固有不論賢否循例必浮至  
于監司知府體統官階均屬隆重祖宗時特選朝臣有  
才望者為之何以今日輕鄙若此背違舊制恬習舊風

莫此為甚若不急加挽正滋觴日久又將輕視京堂希  
營卿貳矣今將添注閔陞一概停止以後科道中及吏  
部司官果有才品兼優者准陞監司其或操守無疵風  
力稍遜者准陞知府若才品勞勛並茂及司道卓異特  
著者准倣正陞例與陞京堂部院該科永遵為令敢有  
朦朧奏行必置重典其考選科道及推舉吏部司官必  
須慎擇于先方便後來陞轉不許輕徇濫用混列清華  
今後科道有不稱職者着該部院特行糾劾處分毋得



姑與量陞別滋臧垢各令力行慎勿玩違取咎

祈天永命

九月順天府府尹劉宗周疏言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皇上無德惟好生是德故人主之代天而理天下也首法天心務以元氣長養成就天下而一毫腴削之私不得而設焉所以受天明命也雖有秋肅不廢春生雖有雷霆不勝雨露天道然也法天之大者莫過于重民命則刑罰宜省宜平而陛下自即位以及今勵精振刷

不免以重典絕臣下逆黨有誅封疆多事有誅已足為  
天下創矣猶未也又因而及一切誑誤者方且重者以  
杖死輕者以謫去又其輕者以降調戴罪紛紛狼藉朝  
署中半濯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一事即適者  
易應昌之回奏獲罪也風紀大臣而亦處之以詔獄詬  
辱垂楚下同奴隸何以勵憲臣之節且應昌之罪坐越  
獄一案不過平反意在昭朝廷矜疑之德非果出于欺  
也以平反為欺罔則必以鍛鍊為忠直承而望之蒼鷹

乳虎之輩且接踵于天下矣陛下留心民隱雖嘗設登  
聞之鼓下欽恤之詔惟恐天下有一夫之含冤而鍛鍊  
之門業已開于臣子又何有于匹夫匹婦之賤臣恐天  
下從此重足而立也一門之內大者可殺小者可論按  
籍而誅之即令果無冤民乎其如以律為放民無措手  
足何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自今臣子  
有罪一概下法司處分仍寬易應昌罪案開天下平反  
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天者莫過于厚民

生則賦歛宜緩宜輕者而陛下自即位以來軍興浩繁不免以重歛責小臣宿迹既誅見微必責已足為天下病矣猶未也又借及來年之預徵者方且有司有違司道有罰京堂有坐催節之迫呼閭閻中安問雖大而最為民厲者無如貪官汙吏即適者樞珍之巡按貴州也一旦以輜重行李被訐監司不意持斧煌煌將墨綬望風是責而身坐穢迹非得之贖錢之透支則得之薦舉之報謝禦人國門抑又甚焉夫以巡方而黷貨又何問

下吏之操守而致令釜魚龍塵之風遂空谷于天下矣  
 陛下留心吏治亦嘗嚴火耗之禁慎科罰之條惟恐天  
 下有一物之失所而誅求之令業已阱于國中又何有  
 于爾爾祿之輩臣恐天下從此側目而視也兵興以  
 乘老弱轉于溝壑壯者散于四方竭澤而漁之即今苟  
 濟國事其如心腹已潰肢節無容容何願陛下仰體上  
 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俟賦役全書既定以節省之物  
 力抵之而遂有餘不盡于民間仍查勘蘓珍賦證有無

通行風憲官犯贓律下示天下以為撫字之倡則祈天  
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  
之家相也自神宗以來士大夫朋黨相軋使忠良盡遭  
屠戮而殺機先發于內閣尤自熹廟以來士大夫賄賂  
公行使帑藏日淪虛耗而穢德亦先開于內閣陛下深  
懲既往期得天下第一流人物夢卜之求一時參大政  
者率本之特簡出于人情物論之表諸臣遭際不可謂  
不隆則報稱不可不力臣願陛下體一人好生之心毋

驅除異己攝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弗寵利居  
功佐人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則所以終奏此祈  
天永命之功者相臣實與有力矣故曰體元者人君之  
職調元者宰相之功臣以至愚極陋荷聖明任使處茲  
重地不敢營心職業之外以取罪戾乃臣固天下有司  
長也祿沉宣化皇工將臣一官是問而目擊煩刑重斂  
之政所在病民處首善之地不敢不省躬自責遯流窮  
源復進求黼座之間政本之地竊自附于千秋金鑑

山書第四卷

賑濟陝西

崇禎四年正月諭朕覽章奏陝西延綏等處屢報地方  
饑荒小民失業甚有迫而從賊自雁鋒及者誰非赤子  
顛連若斯詎可勝憫惻今特命戶工二部共發  
銀十萬兩差御史前去會同該撫按相酌被災處所次  
第賑給必須躬親料理實惠小民不許委官吏胥侵凌  
仍責成府州縣有司多方措處設法湊濟以贍給窮黎



果能實心幹辦奉行得宜准與奏薦如有抗違關革及  
乘機染指者即行叅勘還着大張曉諭開導愚民朝廷  
軫念飢貧特行賑貸嗟爾百姓何故不安本分甘作非  
為即已被脅從誤入賊黨者若肯歸正便為良民嘉與  
惟新一體收恤其差去御史着遵體朝廷恤民戢亂之  
意用心相模行事以副簡委復命之日即事稱否為爾  
功罪其欵錄之

辛未月食

四月月食先是尚書徐光啟疏言日食隨地不同月食  
分數寰宇不同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  
不見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  
蓋食在早獨見于遼東食在晚獨見于張掖當時京師  
不見食非史官之罪而不能言遼東張掖之見食則其  
法為未密也今月食分數多少天下皆同但月體一十  
五分則盡入闇虛亦十五分止爾而臣推二十六分六  
十秒者蓋闇體虛大于月若食時去交稍遠即月體不

能全入閭虛其從月體論其分數十五分方為食既更  
進于一十二分有奇乃得生光故為二十六分有奇如  
回回歷推十八分四十八秒略同此法也

### 歲輔水利

六月給事中魏呈潤疏言臣聞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泉  
流灌溉所以育五穀也是以川澤通氣天地收其成功  
而賜示徵王者因之增美比者渟沲諸河乾可步涉東  
光等淺轉漕若石近京數百里一望赤地假十日不雨

哀此勞民多稼少獲何以禦歲臣聞雨者天地之和氣  
霏潤上騰而後雲滂澤解洋溢頃畝是以山居知雨非  
山之能厭范也山必有澤燥濕相蒸而變化生焉下相  
感而雨水成夫天下之水自足灌天下之田而每苦于  
不能用天下之田自足給天下之生而每苦于不能獲  
周禮曰幽州敷曰潞養其川河沛其波蓄時異州敷曰  
楊紆其川漳其沒汾潞言水澤至沃也國家定鼎于燕  
用幽冀以為畿輔負重山面平陸與衍之利甲于東南

若疏其上源自消滴傳而致之何田不充何漕不裕惟  
北方不知蓄水聽其自旱自雨自盈自涸而莫之均節  
故潦蕩則遍地巨浸熒烈則滿眼沙磧一遇饑饉比室  
如懸民之蔽極矣昔舜命禹治水至千百年獲其利而  
考其言曰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澮距川也此之謂水政  
即農政也漕政也自秦開阡陌廢井田而溝澮之制始  
湮漢唐而後日受河決之害夫以數丈之河挾五六月  
之霖霖而無有旁地以停蓄之其消軼也固宜此潦害

也。漑時不收之為利一。或天靳其澤地屯其膏遂至焦  
燬而無所措此旱害也。夫聖人在上水旱不能為之災  
其時沿河之水無一勺不疏如血脈是以沿河之地無  
一畝不化為膏腴。今近畿輔州縣之間自守令而上水  
利河屯等官各有司存矣。請勅下撫按分責所隸監司  
務以疏濬水土為事。凡地形高窪之勢原委分合之宜  
古今通塞之故與夫興作之緩急工程之多寡一一循  
行而咨度之。然後編冊以獻曰某處可復為大。某處可

漕河某處可復為中渠達于大渠而小渠則諭令自開  
濬也冊已呈矣其力役之費不盡需之官帑亦不盡輸  
之民間需之官帑者則以付之罪人操畚鍤而往從之  
徒計里而杖計丈不然則常平之積可間給焉需之民  
間者因水之所利而用之利在一井則役一井之民利  
在一邑則役一邑之民利在鄰邑者鄰邑助之利在鄰  
郡者鄰郡助之皆官預為會計而民不苦于追求則無  
不趨事之人也趨事眾則水利廣總其全力既可以致

遠分其餘力并可以潤稿矣昔管仲之相齊也其說曰  
聖人之治于世也其樞在水是以自修封修界以至于  
修制十伍見水不大潦五伍見水不大旱蓋誠急富國  
而盡地利也曩者日食差度皇上既治歷明時法堯之  
闢天茲雨澤愆期虔禱方應臣愚以為皇上亦當濟川  
導泉給舜之闢地誠及此時舉地利而經理之富民不  
能供貧民之役必轉募田間而窘于耕者得食于工一  
利也早則蓄其流潦則宣其溢濬產化為沃土流民漸



次復業二利也水道與田疇相通譬咽喉之氣達于肺  
臟靡不虛而咸通漕事可以早濟三利也北地種植既  
多即粟米芡芡俱將輸之天府遠可省額外之征而近  
可蠲召買之役四利也原野之間有溝有防高下自成  
天塹窺關探丸之盜不敢拔弓而馳馬五利也夫不費  
太倉之金錢而坐獲此五利何不可為也要以儲防溝  
渠之法不獨衛輝真定以南濟寧以北可為漕運計而  
已天下無不可用之水無不可用之地如史起之用魏

也引澤水灌鄴而河內富鄭白之先後用秦也舉雲決  
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而關中沃李冰之為蜀守也壅  
水作柵穿二江通舟楫而諸郡徧溉今遺迹具在若乃  
吳越州郡則引太湖若雲諸溪之水汝南九江引淮東  
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并州西南若沁若汾盡可引注  
為農田他小渠者不可彙紀也第舉之有序不至或興  
或廢委為不急之務則無土不耕無人不屯水之為利  
修當與天澤上下同流矣傳曰雨者水氣之所化然則

修水利又所以致雨之術也臣眇學寡識敢因霖雨而  
効微忠若此下部議覆

疏救建言御史

九月戶科給事中馮元颺疏言臣聞明主受言貴在逆  
耳忠臣愛國不顧危身是以止輦之風千載猶烈補牘  
之誼百折不回臣伏見臺臣黨宗雅以中使輩出慷慨  
具疏洒洒千言反覆讀之愧臣前疏之蓄縮未盡而朕  
崇雅之極言無隱也乃為邸抄偶誤不加簡核倉皇認

罪率直迂疎遂致忤旨下部院叅看臣復不勝敬慎願  
有詣于皇上也夫傳報之人誣抄長安萬耳萬目無不  
聞且見者崇雅直書懃恤憂危太過遂莽莽入告耳然  
內臣之不宜用夫人而知之天下凡屬權宜流弊便不  
可過數年以前可為殷鑒崇雅執法近臣匡拂為職若  
懷默不言其罪當誅僅字句之誤當得何罪語曰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訶訶臣謂宜因其錯誤大示優容  
使天下以主聖臣直頌美千古此亦聖德中興第一盛

事也乃長安議者謂崇雅曹規責首輔周延儒致其怨  
恨借端報復臣竊不信夫輔臣受國厚恩不能以禮義  
裁決痛自懲艾爾欲陰折讜言使清朝有斥諫官而竊  
快其私憾皇上神明寧逃電燭然皇上于廷臣諸疏或  
訛言一字曰改正行或少一字曰補正行或多一字曰  
刪正行豈獨于崇雅切責至是臣又竊不解夫崇雅今  
日之言為皇工萬世治安計為皇工千載令名計思至  
深心至迫所謂誠真得湯鑊不避者若以此獲戾臣恐

忠直氣短言路阻塞從此無復有為皇上持大義擊大  
奸者伏望皇上特諒崇雅進言之心曲賜容納俾陰忤  
者無所逞其私而益以鼓盡忠之言死且不朽矣

辛未日食

十月朔日日有食之尚書徐光啟上測候四說其略曰  
日食有時差舊用距午為中前宜加中後宜減以定加  
時早晚若食在正中則無時差不用加減故臺官相傳  
謂日食加時有差多在早晚日中必合獨今此食既在

日中而加時則舊術在後新術在前當差三刻以上所以然者七政運行皆由黃道不由赤道舊法所謂中乃赤道之干中而不知所謂中者黃道之正中也黃赤二道之中猶冬夏二至乃得同度餘日漸次相離今十月朔去冬至度數尚遠而中之差二十三度有奇豈可仍因食限不加減乎若食在二至又正干相值果可無差即食于他時而在日中即差之原尚多亦復難辨適際此日又值此時足為顯證是可驗時差之正術一也交

食之法既無差誤及至臨期實候其加時亦或少有先  
後此則不因天度而因地度地度者地之經度也本方  
之地經度未得其率則加時難定其法必從交食時測  
驗數次乃可較勘畫一今此食依術測候其加時刻分  
或前後未合當取從前所記地經度分斟酌改定此可  
以末里差之真率二也時差一法溺于所聞但知中無  
加減而不知中分黃赤今一經目見一經口授人人知  
加時之因黃道人人知黃道極之歲一周天奈何以赤



道之午正為黃道之中限乎臣今取黃道中限隨時隨地算就立成監官已經謄錄臨時用之無不簡便其他諸術亦多類此是以取學習之甚易三也該監臣所最苦者從來議歷之人祇為擅改不知其斤斤墨守者耶守故之法即欲改不能也守故之法加勝于前矣而謂其至今無差亦不能也如時差等術皆非一人一世之聰明所能揣測也因千百年之積候而後知日者會通立法若前無緒業即守故不能驟得之况諸臣乎此足

以明疎失之非幸四也有此四者即分教甚少亦宜詳  
加測候以求顯驗故冒昧上聞

是日光啟進日躔歷指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  
日躔表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黃道升度七卷黃赤距  
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先是二年五月日食時刻不驗  
上切責欽天監官至九月開設歷局命光啟督修歷法  
光啟上修正十事因舉南太常少卿李之藻西洋湯若  
望羅雅谷龍華民鄧玉函等供事歷局至六年光啟以

病辭歷務逾月卒以山東右叅政李天經督修歷法夫  
歷重務也大統歷本之授時歷行之三百年即稍有不  
驗亦歲差法未之精求直乃舍之而乞西洋遠裔之捷  
法亦足為中國羞矣

山內臣公署

十月工部主事金鉉疏言臣見皇上近日欽遣內臣諸  
臣連章上諍未蒙採納仰知聖意淵微非臣下所能窺  
其萬一臣小臣也何敢剽襲諸臣之唾餘奴置喙哉

但昨見戶部請置工戶二部總理太監公署已奉俞旨  
今二部為之另置臣竊見之夫既建置公署則必需錢  
糧試思此何等時也臣且就工部言之庫貯日乏營造  
多門造營時開單需甚急諸臣蒿目恨不能一絲一忽  
作千百之用乃為內臣締造所費不貲此項錢糧將取  
給于何地乎望上命之以稽核錢糧未見其清釐節省  
之效而先費庫藏之金錢毋乃于望上命之之初意大  
有不侔歟况供億繁雜更有什伯于此者乎且臣之所

慮不止此也頃內臣往二部到任二部諸臣猶以為接  
皇上之勅諭不敢不來行堂揖之故事無妨一至此不  
足為諸臣辱今公署既已另建勢必強司屬之臣爾爾  
于獨踞之庭即諸臣矯矯自好當亦不為內臣屈而其  
中保無暮夜多慚寡廉鮮耻多方結納以曲護其醜自  
行其私者乎此風一開將茂本末之堂屬而不顧而將  
倚內臣為地官冬官之司命奔趨諂諛之習漸見于建  
署之後喪皇靈而喪士氣寧更有甚于此者且夫內臣

果能仰體皇上之意精心潔已使兩部庶幾米錢糧之數  
考核一清便可據實以報皇上其責亦已盡矣何必建  
署而後可哉

諫遣內臣

閏十一月南倉儲侍郎呂維祺疏言竊聞保泰食福道  
消道長之關幹蓋元亨先甲後甲之慮恭惟我皇上以  
天縱神聖廓清瑞氛焦勞治理可謂盡而泰矣而天下  
之所最快心者尤在盡反逆瑞而汲汲撤內臣與在錢

糧兵馬及封疆要地者皆翕然謂堯舜親見二祖復出  
庶幾治平有日矣乃積套或未盡褫腸肺或未盡洗膚  
功或未奏而隱冒或未消者則諸臣之罪也皇上未嘗  
不信任諸臣而諸臣實負皇上遠致稍稍生厭而且疑  
而且慮而且震怒而且不得不遣左右近侍以察之此  
亦諸臣之罪也頃接邸報九月十三日蒙欽遣內臣王  
應朝帶領內丁出關賚解欽賞前詣軍前監視矣本月  
二十五日復蒙欽遣內臣張彝憲總理戶工兩部一切

錢糧市務矣唐之征提督京營矣王坤劉文忠劉允中  
各監視宣大山西糧餉兵馬邊牆撫賞等項矣遠近聞  
知皆相顧失色謂恐脊脊從此多事而臣獨曰不然此  
正皇上留心國事注意封疆宵旰無已之深思而姑寄  
之此也如家人分責諸僕以耕稼完庫之任或不盡力  
多違逆僕覘其狀誰云不然而忠盡先識之士卒不免  
鯁鯁私議過計則何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又曰童牛之  
牯无言防微杜漸其道當如此也履視往牒鑒覆前車



臣姑不敢遠引前法即我國家有家法恭聞太祖高皇帝嘗曰吾見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壞不可拯救末嘗不為之惋歎又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官禁止可供洒掃給使傳命令豈宜預政典兵成祖又望帝嘗曰皇考之世宦豎無敢與外庭交接夫防患譬如防疾姑前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效又曰去年曹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又曰若後來倣效益多朝廷威福之柄漸下移

嗣君何以統制天下是以當成祖時或偶遣內臣視造  
旋即撤回方知我二祖之于微漸謹防若是其後漸或  
開端卒不免王振汪直劉瑾之禍世宗肅皇帝盡撤內  
黨天下稱快方策俱在法戒昭然至如嘉廟末年之已  
事則我皇上亦已耳而目之鼎而革之殷鑒不遠豈其  
偶忘恭想聖意毋亦謂此輩惟吾操縱豈至有所旁落  
或謂此諸內臣多忠實謹恪偶為試之必有所效臣亦  
豈敢必諸臣不思有以自效第天下有取一時之近效

而釀無窮之遠患者臣不敢深言不可不察也且夫內  
臣出鎮其于外庭禮遇事推精神恇指之間往往反足  
以掣任事之肘而開卸擔之路者不可不察也况今民  
窮盜起所在如越隄之濶層堂之火豈可使復以為口  
實此治亂倚伏之機又不可不察噫臣于是不得不督  
過閣臣周延儒溫體仁吳宗道皆受皇上特簡知遇之  
恩此等事關宗社大計既不聞潛移默化又不聞爭執  
懇切于同心一德弼違陳力之義何居即或容勿納庸

外庭不知然惟明主可與忠言亦豈不可更以精誠感  
動竭力回天哉臣聞小往大來恭之福也无亨而天下  
治蓋之譽也不遠復无祗悔其見天地之心也伏望皇  
上俯念陛下以亨蓋因首思前以保泰近想廟政仰法  
二祖立命撤回欵遣內臣或以成命既出預定欵限令  
到彼刻期報命以體不遠復之義至于兵馬錢糧等項  
各責所司料理或科道查核提綱挈領因才課實而皇  
上常運以終日乾乾之心布政優優之休外庭諸臣皆

當上無負天子下無負所學澄肝竭腦勉副其勞如是猶不奏效治平臣不信也臣質本懦弱病後支離方勉力料理儲務而忽聞此報杞憂糜食怔忡憤昏是以語多不識忌諱然使臣心有一毫不本于癡誠不关于忠愛而以致激聒沽名高即天地鬼神亦將陰譴又何逃于皇上之斧鑕臣豈不知直言實禍明哲保身但臣忝列大臣遇切私憂不敢容容緘默幸惟鑒察

十二月講官羅喻義敬剖臣心跪言先是日講官諸臣以聖學淵深經生常語懼不得當持于正文頗及時務選臣派講尚書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一章謂可以闡忠忠矣于是焚香鍵戶或臥或興徧及京營之練大閱之禮然不敢臆說悉本先臣讜言明聖成憲嘔心刺肝與少裨益而為尺幅所窘僅若干言至本月十七日携至直廬示同事而後脫纒至鄭重也亭午輟直臣與同官會食西閣下俄而閣役呼召臣至閣門久之未得見門

吏言過干則諱章不放進呈臣不得已稍進求而請教  
而又不得况但趣臣削去後半段文字夫成之數日改  
之片時勢亦安能往復甚苦臣謂臣官可去橐不可削  
遂不得已趣出也噫臣于此日亦大難矣削之則寥寥  
數語無以對揚吾君不削則哢哢爭執何以勉承人意  
人之言曰為臣不易今乃知之然總微臣愚昧之過也  
今講章見在御前伏乞皇上嚴斥臣身以明臣過并賜  
省覽臣言以明臣心孤立無黨度無全理願歸身皇上

以憑進止臣雖去有餘榮矣

日誦一章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伊尹又孰有夏敷虐萬方誰能仗天下之大義為兆民除害者當時無其人也惟我商王奮義理之勇興師正罪教著其武德于天下敵方以虐我獨以寬除去一切與之更始如相代矣于是兆民之衆皆信懷我商王之德知其志在于救民也湯之得天下者以此臣謹按致治以文戡亂以武易稱神武而書稱聖武者生知之目成



湯知勇天錫猶曰此聖于武者也臣考湯征不舟是伐  
夏書序言湯伐夏升自陟戰于鳴條夏師敗績遵伐三  
股韋顧昆吾同時殄滅東征西討武功暢焉布昭猶曰  
次第布之云爾然亦得伊尹以為之將故所向有功其  
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此之謂也恭惟我皇上神聖  
性成大寶初登手翦克逆淵謀秘策動合兵機可謂聖  
于武矣而近日戰功猶未大暢無亦左右之者未得其  
人歟夫伊尹大聖世不恒有即如唐史稱高宗文練卒

五千常如寇至奉命討西川邗時奉詔辰時即行今天  
凌之援經月不能出師何哉臣謂欲振武功團練不可  
不講也先臣許國嘗著論曰昔高皇帝提劍滌陽混一  
天下乃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曰五軍營文皇帝以鐵  
騎三千入靖內難因而營之曰三千營後征南交得飛  
鎗流矢因而營之曰神機營此三大營之所自起也承  
平既久營兵漸墮乃始抽其精銳而以四勇分隸三營  
此十二營之所自起也但其名雖十二而實統于三統

之所以推其重而分之者所以致其精兵精而其勢益  
重矣許國之此論蓋善夫國營也先臣楊一清亦言京  
營將領宜依弘治間劉大夏議凡邊將曾經戰陣偶坐  
事閒居者悉取至京付蒐選教練之任于是周尚文等  
諸將皆出矣今不可倣而行乎然欲講團練則大閱不  
可不舉也昔高皇帝有雞籠山之閱文皇帝有鳴鑾成  
之閱章皇帝有兔兒山之閱莊皇帝有大教場之閱成  
憲具在不可倣而行乎茲事最關戎務秉此人心廢弛

之後大駕親臨旌旗生色可以選將可以簡兵惟是舉  
事須有微權臣請先下其令而大展其期俟我政操練  
已成然後奏請舉行一以紓經費于目前一以需成功  
于歲月從此派定六師爰整一怒雖仰同殷武可也

先是喻義直日講以尚書商王布昭聖武章送閻溫體  
仁裁其半喻義執不可體仁言舊例惟經筵多進規語  
日講則不然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非體下部  
議令冠帶開任

諸撤內鎮

十二月給事中魏呈潤疏言臣讀孔子之訓曰君使臣以禮禮者所以體下而考職也亦所以防微而杜漸故其叙九經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言體下之禮也其繫坤初六也則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永也言防微之禮也是故耳目風憲之職于國體攸關而左右近習之前其防閑宜亟我國家設御史巡閱九邊以身代天子之威靈其秩至微而其統至鉅天子所

以改容而聽納者也。近有巡按宣大御史胡良機因監  
視大監王坤題匿籍有司可疑一疏奉旨革職。待王坤  
等究明殘毀緣由奏奪此固皇上振飭邊務之極思威  
無借貸非臣下所能測度者。然臣聞良機在先朝時嘗  
忤魏璫以致削職。直聲素著于世。意亦以禮法自持。非  
諂事權貴者。流幸遇聖天子獎賞忠直。出之罪罟之中  
界之風憲之任。則良機亦披心瀝膽。始茲一人。此其時  
矣。今以舊籍之委。預責以通同業。發自中官之手。必有

倫有莽臣何能懸為臆解獨代巡之事簿書刑名碎如  
蟻聚使良機果有混昧或出于誑誤則回道考核直枉  
俟之聖鑒其何辭之有今王坤在鎮良機亦在鎮而隨  
以究明奏奪一付中賈良機倘堅如矢之概乎知其不  
以危改節以私易公惟內臣之所榮辱萬一百鍊剛腸  
化為繞指其竈窟宅轉為徑管不亦羞朝廷壞士節今  
後銜憲以往者靡所展其丰猷乎今九邊事勢之破壞  
士卒之窮愁不獨宣鎮為然軍無現糧衣不蔽體者比

比而是失在于十羊九牧一瓢百與既有將帥又有監  
司有督撫有巡方又有監視每一官至則增一官之費  
一事出則益一事之累與隸廝役皆軍士膏血馬況中  
省之命方新赫奕又復十倍人見紀綱之司諮訪之使  
一旦獲戾中省而莫能自必其命半銅分符誰復敢以  
國事抗者異日皇上即欲開九邊之動定竅監視之善  
惡奚從知之夫權之所在即威之所集也聖祖之訓曰  
內侍不許干預政事兵刑者政柄之大端也今總理提



督監視分鎮沒尋乎典兵若碎劾磨勘一在其程則又  
沒尋乎典刑履霜堅冰不意有其漸矣可不慎哉臣伏  
觀朝廷欽差公務速以歲計近以季周今各鎮之監視  
已將三月餘茲可以報命矣滄留不撤脯資餽牽成足  
徵援臣恐大小違帥爭圖獻媚以為朝廷所倚毗者在  
此耳何則聞有劾于內臣不開有劾內臣者也其勢不  
利層營私不止矣春秋傳有云犯工干主其罪可怒乖  
忤權貴禍且不測臣恐長此不已九邊之軍帥必輕恣

法民庶之耳目亦漸陰蒙皇上此時雖欲求一異同之  
臣不可得矣是以君子畏其究也語云君仁則臣直臣  
迂聖神之主事無諱之朝輒敢盡言以惜國體防微杜  
漸豈一良機亦豈一宣鎮之所思危而慮安者深耳臣  
伏願皇上勅下各鎮監視諸臣刻期報竣漸次撤回專  
以邊事責督撫倘敢公覆缺則有三尺之法在轉圜  
崇朝以示聖人之無我將各鎮之受事也其不敢不精  
白一心以襄厥職而至良機之是非曲直廷議自明弄

乞著浩蕩之恩趣召回京使聽彈駁于部院之手不使  
仰鼻息于中貴之門所以養士行而培廉耻實所以尊  
天憲也此事雖關係中貴啟齒易至招尤所恃者明主  
可以忠言必有灼于筆舌之外者矣

山書第五卷

停止事例

崇禎五年諭朝廷分職設官以任賢用能非可別開天  
倖濫其典制所載納粟輸資并與選授止為科目正塗  
之外未盡之才因此鼓舞俊秀格徠急公立法未嘗  
不善乃十餘年來軍務繁興群議足餉計臣屢經條奏  
事件從此頻開雖俯從士民好義之心少助國家師徒  
之費然而一時偶屬權宜事久必滋弊竇吏途紛雜名

器混淆有資即可博官才品俱可勿論甚而儼然民收  
括克取償階屬尤為不堪朕方欲慎稽流品撫恤痼疾  
而開納不除則源之不清流何能潔茲特諭爾戶工二  
部從今為始將近年新開各雜事例盡行停止其以前  
曾經納過者准與照例序選此後不得再行援納仍將  
議款目開列明白奏請裁定傳示吏部遵守不許朦朧  
影借致滋銓弊

總理僭妄

二月工部主事金鉉疏言臣于十月二十三日具疏懇  
止總理太監建署蓋惟恐以此開交結之漸決廉恥之  
維所爭甚大非止為糜費無益也臣靜俟給者不蒙批  
發未幾而建署之舉卒行矣此在聖明自有裁制臣不  
敢補牘強聒昨見臣部司務傳總理太監張彝憲信牌  
開本監公署已完擇于初七日上任所有兩部司屬官  
吏人等謁見一應儀注合照部堂體制會同斟酌妥當  
逐款詳開先期報呈臣見之不勝驚異夫彝憲之遠也

皇上原使之監視兩部出入錢糧未嘗假以堂屬相臨之體也今彙憲移檄曰司屬曰合照部堂體制是明欲離合署之臣群然屈節于卷考試今彙憲自思皇上勅諭中曾有是抑祖宗典故有是乎且彙憲銜猶司禮職則監視原與巡視之體制相等也惟是貪墨侵欺一體覺察必欲抗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而今其聲折偃倭將置自有之堂局別行僭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則彙憲殆儼然以卿貳自命

其意不知以何者處諸臣矣不亦羞朝廷而辱當世之士耶况由此結納奔趨彼則曰驕此則曰諂干憲典而壞士風有如臣前疏所云者其流弊可勝言乎臣委贄聖朝自天無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前聞于彛憲雄踞之庭致罹交結之條也伏望皇上俯採臣言立勅彛憲勿諤以部堂之體自居并飭兩部諸臣勿輕以司屬之體自彛公署雖置決宜絕迹不相往來正以錢糧文冊移會稽核庶國體正而士氣伸矣



中宮母節

文書房傳出聖諭三月二十八日中宮千秋節文武命婦進內行慶賀禮是日早往西安門北安門西華門赴武英殿行禮帶以人少諭禮部命婦朝賀大典攸關人數稀少成何禮制本內概稱有疾寧無假託至文官的多在籍武官的多未封未領誥命是何緣故着查明

光祿月報

戶科孟國祚奏光祿寺二月分自初一日起至二十九

日止實用過各項品物除本寺庫支民納本色不給價  
外各數不等通共該銀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二兩八錢  
九釐二毫三月分自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實用過各  
項品物除本寺庫支民納本色不給價外各數不等通  
共該銀一萬二千五百二兩四錢八分五釐六毫

修省實政

三月御史路振飛疏言本年自春將夏雨澤未施三農  
失望致屢皇衷齋居祈禱即此一念便可回天至見甘

霖霖敷原隰均沾大有之書史職珥筆待矣詩曰習習  
谷風以陰以雨言陰陽和而後雨澤施也蓋天氣不下  
降地氣不上升則不雨天氣欲下降地氣欲上升中有  
颶風邪霧開之亦不雨請警之君則天也臣子則地也  
我皇上痛四海之內重賦煩刑民不堪命日欲得良臣  
良牧以奠安此予遣中外臣工悠悠忽忽大臣以罔寵  
為榮小臣以無事為福居端揆之地者燮理無聞擁御  
寄之堂者經綸罔見自言官達問後時政利弊悉為緘

口有言責者可羞也自內臣分遣臨事擔當群思却走  
有官守者可厭也求其舉賢讓能返躬自咎以恤民命  
以回天變者終不見一人焉大哉天言謂大小臣工俱  
實圖修省務祈感格良有見于大臣小臣往日之不修  
不省不實心盡職無二也為臣者聞之寧不跼蹐欲死  
此何異于天氣降而地氣不升哉致時久不雨天心之  
警戒深矣職思以為素服角帶祗成故事朝夕跪拜亦  
是虛文惟皇上乾惕之際御文華殿集閣部大臣實實

講究近日國家之治亂如何政事之得失如何生民之  
休戚如何賢不肖之進退如何凡所以仰體天心者即  
使大小臣工仰體聖心刻期舉行流管布澤則九重之  
雨露早已徧洒于垓埃瞻仰昊天自不禁浩蕩之恩矣

### 疏通錢法

三月戶部侍郎劉重慶疏夫錢之為泉也流長汲眾則  
不期利而利自溢矣今查京鑄通寶惟求至關寧者至  
沿遼南不越于德州西見阻于大名山東一省純雜假

錢河以南則專用前代古錢此豈民之敢于違制而反古或良由州縣有司凡行之不辨罪不獨在小民職謂就近推遠自上而下合令縣收納折色錢糧撥令戶工之事例規則而推宜行之每徵銀七錢徵制錢三分百姓未有不樂趨者其能倣古錢一如後歛所議盡雜錢而收之不病民而裕國要在諸有司之恪遵而能力行之耳一議收低質以肅錢政夫錢法之日墜起于盜鑄多而龐雜混淆日新月盛也夫利之所在奸民遷死地

如鶩故有金鎰胖頭歪脖寬邊尖脚等項皆係私鑄肆  
和以射利耳此等悉從外入實煩有徒究之則不勝誅  
然其體輕色沒式樣差別有目者咸識之合嚴行申飭  
在京者責令錢牙經紀領泉局官銀收如銅價每觔一  
錢二分為率而收之不許開張錢舖揀買一文其在外  
者責令爐商同州縣官牙亦照京例而收之使私鑄者  
利無可鑽誰復肯費工為之者盜鑄息而錢政肅是亦  
直截簡易之一法也一分新舊以疏錢壅職訪萬歷初

年每文作銀一釐無非等一代之制作新億萬之耳目  
時也亦勢也今小民遵崇頑通寶為時王之例而萬歷  
等舊錢或有不用者有全不用者惟獨京師兼用  
夫一京師而用四十八年之鼓鑄舊錢能不小積乎日  
積日賤物理自然新舊混使概置壅滯今日之議莫若  
善還萬歷初年之政立新舊分用一法因民之樂趨每  
新錢一文當銀二釐聽民之便用每舊錢一文當銀一  
釐如是則新錢貴而國儲自裕舊錢分而民病亦甦當



此三空四盡之日仰屋而壽自然之利莫大于此惟在  
皇上之毅然法祖申飭通行而局政大有裨益矣一議  
買舊錢以銷積鉛崇禎元年庫貯紅銅六十餘萬觔若  
無鉛配得陽城盧甘石之升鉛而銅始鑄今又苦庫貯  
之單鉛而無銅配者矣前此非不議法議銷于崇禎三  
年奉旨將楚嗣五萬兩着該撫按差官買紅銅配搭迄  
今兩年尚為杳然而各商配之銅鉛又關係銷弄而不  
能不收事直兩難前任員外郎鄧萊簡以配改之鉛蒙

昔調度職承乏其後惶懼無地為今之計惟在派買生  
買及就近採買之法擇在句爐頭每名派買紅銅一二  
千觔者嘗買過卑鉛者生令倍數買之嚴限四箇月交  
完先為配鑄再查崇禎四年十一月內該工部題覆山  
西採銅一節業奉俞旨准令京局一體採買以裕鼓鑄  
欽此欽遵在案今督撫舉行日久日集而民不擾已有  
成效合即責令幹局商就彼採辦如陽城之鉛焉豈止  
救時之急著行且鼓鑄國利民咸賴之矣一清爐役以

防奸弊查爐役自昔年澄汰以來尚存九十八名使人  
人小心奉法誠不必議裁矣但臣細查年貌籍貫其間  
不無一家而占冒多役一名而掛搭多人故心分則業  
不專人眾而事交謔合無容臣清查一家止存一爐不  
許兄弟並列一身止供一役不得呼類黨朋令人無隴  
雜則弊不乘于多指局不傍役則穴不借于神叢至如  
錢色濫惡分兩短少立錘碎以發重鑄庶綜核密而防  
竅嚴人畏法而局務清役勤而制度精工庶可無隴治

之虞乎

請行寬大

五月御史李若讷疏言臣敢言今日百姓之心夫百姓  
蚩蚩惟身命是護惜耳數年以來水旱則苦天行股削  
則苦墨吏疊徵加孤則明殆其脂膏考成查核則陽醜  
以敲吸遂使死不足畏生不足欣相對盡昏讒之儔聞  
亂輿作惡之意洶洶如此孰匪可虞臣又言今日之士  
心夫表秀人倫鼓瑟膠序豈徒鬻髦斯士亦將銷耗雄

心今優免并入徵比則子衿莫逃徭役即破釜不失聲  
豈凶年能無動念又安望首倡四民相戒以固志者邇  
來秦晉閩粵間一夫首難從亂如歸歎以窮搜鹿不擇  
陰解散之形鬼已兆若夫群臣之心猶有可言蓋生才  
原供世用登俊悉出帝乘即或偶負任使未必俱堪厭  
薄無亦誘進以禮義小人爭勉為公忠驅迫以刑章君  
子皆思為苟且賈誼曰遇之犬馬彼將官徒自為若狂  
慙曾無優容詿誤悉被嚴譴勁氣灰于重足真才錮于

微慙抑鬱已甚展布宵旰臣伏思我皇上洞覽千古高  
下在心以為欲伸撻伐不得不因道乏而急催科欲救  
盡壞不得不持綜覈以示厚礪然而一張一弛文武之  
道矯枉過當允夫其平大凡上意所向則奉行更思見  
奇又網愈密則乘間益爭鬪投淵默微有時重之情海  
宇已成極重之勢臣恐標末雖治而本根實傷也伏乞  
皇上建中和之極妙寬猛之宜察民脂已竭而酌設催  
徵思士氣宜培而亟復優免念人才可惜而解經于狂

愚一青之小過庶使天下之人欣然于憔悴之餘賴獲  
更生慨然于雷霆之怒曾不終日予以收拾渙散鼓舞  
睽隔行見忠信之制挺何愧不致喜起以興事何工不  
熙坐致太平道無逾此抑臣更有言焉帝王一心天下  
之所稟氣而託命也上心寧謚天下自清純兢上心休  
豫天下自返和平如其求治太殷責效太亟聽覽必遍  
宵旰忘疲既異精一執中之傳亦失清靜頤養之術臣  
恭觀高皇帝之諭侍臣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

以應之萬方不可以知力服惟推誠以待之煌煌質訓  
可為明證臣尤願皇上葆養元氣育復群倫猶持大綱  
稍損煩細凝其神以與天下相往來孕其和以與一世  
相斟酌而有不志氣交應尊親共戴者豈理也哉

三惜四憂

六月兵部員外華允誠疏言竊見三四年來皇上焦勞  
于上群百工執事歛學拮据于下汲汲孜孜日不暇給  
而法令滋繁臣民解體人才蕩盡根本受傷此臣所謂



可惜可憂者也。以皇上聖德加之勵精，何難手握大權，坐躋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掣斷之術，借皇上綜核而聽其詆通捭弄之能，遂使恒和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躬，沒成叢睦。以皇上圖治之盛心，為諸臣鬪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與幹展采止此精氣。今但以窺闕微指為盡心，抉摘細瑕為快意，乃至率屬大僚，驚魂于四奏，認罪封駁，重臣奔走于接本守科，直指風裁，幾微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遂使官守言責。

止歸牒牘之繁吏治民生盡成鈎校之務以多士修職  
之精神為小夫趨辦之能事可惜者二今何時乎非大  
小臣工同舟遇風之時乎而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本  
不以人才為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俱有角  
戶分門之見意見互觸議論滋煩遂使佞倖撫等子  
築舍忽用忽舍有若舉棊以興邦啟聖之日時為即聳  
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國家所據以總一天下者法也  
今雷霆所及幾莫知其方矣喪師誤國之王化貞何以

與楊鶴異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何以與孫元化並連  
甚而一事偶誤一言偶咈執訊隨之反使輕猾者不以  
扞網為懼而矜矯者且以對吏為榮刑罰不中鈇鉞無  
威可畏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也今直言敢諫  
之士一鳴立斥指佞為賢之輩非奸即黨不惟不用其  
言并錮其人不惟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諸臣相戒拱  
默暗塞求容是非共蔽忠讒共清可憂也國家所賴以  
為防維者庶恥也今天臣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之心

小臣惟望氣占風而鮮特立之操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倨與之抗衡者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期會惟恐後時諂屈趨承猶虞獲戾皇上以為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為內臣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如此矣貪競成風羞辱盡喪可愛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權衡也古者宰相之職實兼今之閣部權太重而易以為奸國朝罷設丞相于是用人之職吏部掌之而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與冢臣以同邑為朋比

惟異已之駭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  
意線索呼吸機關首尾造門請命夜以為常統均大臣  
甘作承行之吏加膝墮淵惟其所欲點陟大柄祇供報  
復之私卿貳美官兩手握定而私人掃布脈暗通乎南  
北封疆重寄一味游移致履轍相尋憂同移于君父甚  
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翻為罪案排正  
類則讞官可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皇上惡諸臣  
之欺欺莫大乎此矣皇上惡諸臣之黨黨莫固于此矣

威福下移舉錯倒置奸熒薰灼正氣銷靡可憂也臣  
臣之心願皇上尚德緩刑用賢去佞勿以至聖至神之  
姿為臣下所誤勿以治人治法之大為奸回所牽勿過  
用嚴而使士氣人心日趨于頹懦勿偏為任而使名流  
並類永錮于清時使臣言得行即加臣以出位僭言之  
罪有餘榮矣

立政宜圖久大

六月御史李模疏言今天下之患内外交訐臣為首標

病也先事無萬全之謀臨事為不終日之計此治標者  
過也若綜核徇名網維縶實人心日鬱元氣日滴憂乃  
在本不揣本而齊末如理亂絲急且愈禁臣鯁鯁慮之  
謹摠愚臆惟皇上裁擇焉一在宗廟嚴以持政體庶臣  
在林立萬目不張舉其綱眾毛不整振其領從來治術  
未有不簡而能嚴者是以清眾非屬煩苛亮工必祛叢  
脞若乃事無纖巨糾察罔遺幾有緩急訶斂務盡得無  
複容慮而褻王言乎捐近細攬總要則下肅而上尊矣

一在明分誼以振紀綱漢臣賈誼曰天子如堂群臣如  
陛衆庶如地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是以定志貴乎辨分戢畔務在防微通者不加大賤凌  
貴首尾衡決惕然履霜若嚴繩其上而寬治其下則統  
馭失實恣睢罔忌冒上亾等長此安窮見形察影所宜  
急為裁制者矣一在寬詿誤以養人才漢臣劉向曰論  
大業者不責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矧人之才性與  
時升降長養則茂遂摧抑則消沉茲者大臣屢奉嚴訶



小臣動干重譴俾其踴跡震威必至周章職業致陳奏  
偶誤似應撤示吁咈開其引咎之恩責守偶非似應重  
施董慈予以省改之路則人人庶陽自飭展布有地而  
雷霆之威亦以不驟用而愈悚矣一在集眾謀以佐廟  
筭漢臣申屠剛曰雖有明聖之資屈已從眾故慮無遺  
策舉無過事况當此内外交誼之日而可使分猷念者  
作局外之私揣乎第令畢群策以備司馬之一箸大聖  
人持衡而折衷之中則密採其善不中亦可姑存其議

原缺

至所在潰決情形各得隨真見真聞據以入告寧惟疏  
廷臣折塞之氣更可杜外臣蔽飾之端矣一在秉欵慎  
以平刑罰漢臣陳寵曰先王之政賞不借刑不濫與其  
不得已寧借無濫近者幽繫充填辟無假貸而抵罪觸  
憲日益繁多則有赦之道盡也雖制愆飭弊寧容夫過  
寬顧庶獄因兼務彙彙典惟願望工之體道用法矣一  
在別趨桓以收實用宋臣真德秀曰古之用武者不怠  
于治兵而急于擇將斯何時也決勝之略必資爪牙苟

得其人即致令授鉞不為過隆至夫蒙世廕而習執袴  
手不嫻弓矢目不識韜鈴禮義罔聞編張易決倘槩寬  
其繩約則凌官暴民其所必至使武人低眉而受抑固  
不可使輕猶瞑目而扞網其可乎急甄其茂異而嚴馭  
其闇葺則可以專其成功矣一在敦教育以培士氣漢  
臣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  
也學校為教化之原衿縫乃人才之藪如使廉尚無砥  
苟免典行異日服官必無建立宜勅督學諸臣嚴剖端

表顯示旌別崇實行而略浮華優清節而黜流競風聲  
覃遠儒效自彰又如優死一節蠲卹惠茂愛養意深祖  
宗二百餘年遺澤定宜仍舊以見國家待士之恩則教  
養渥士習聿新矣一在酌准科以卹窮黎唐臣陸贄曰  
明君不厚所賞而害所養誠以反表負薪慮在夫邦本  
也議蠲停于今日勢誠不能然閭脂髓一竭于加派  
再竭于預徵所可仰丐德意僅存皮骨者惟有稍緩之  
一法蓋每邑賦額大要不邊雜項本處存留相半使司

收者批洗陋習先急正供緩議支發則工不可愆期會  
下可舒旦夕其有忽撫字而專峻于敲朴者即督索完  
額特行恭處示戒是亦催科之仁術也至若秦晉東齊  
兵荒處所十室九空宜勅撫按勘實具奏暫令免徵毋  
空懸追比之令庶乎遺可甦流離可復矣

### 倉庾糜耗

七月戶部尚書畢自嚴疏言倉庾為國家積貯為天下  
命脉所關糜耗則不足樽節則有餘此一定之理也神

廟時承平官享常祿役無耗蠹積貯藉以充裕至熹宗  
時郊祀享謁典禮紛紛告舉兼之邊疆多故在營衛則  
添設兵丁標勇等項在禁衛則冒替斡力軍校以致原  
額大增公原匱乏倉臣南居益憂先祀袍有直陳國計  
匱竭一疏原據京糧廳趙建極查核條分縷析極為詳  
備如錦衣衛斡力軍校在萬厯年間止以一萬六千  
為常乃自天啟等年略思恭題增三萬後田爾耕陸續  
濫收至三萬四千四百名有零雖節經查汰較萬厯四

十六年尚多一萬四千九百五十石每月增米一萬四  
千九百五十石歲約增米一十七萬九千四百石今即  
曰如四十六年一萬六千為少不有如戶兵二部所議  
以二萬五千為定額乎至文思院准工部咨原額七百  
三十三石今多二千七百四十四石查係錦衣衛食糧  
匠役以功陞文思院帶俸雖此增彼減除增減相充之  
外仍多六十二石即未照原數又每年增俸銀八千四  
兩零前經奉旨各監局自行清汰嗣後雖各有減損而



仍大浮舊額是不可量減以省靡耗乎若營衛官軍祖制三大營以十二萬為額每軍僅糧一石耳至萬歷五十年始有獲糧之選鋒至天啟年間而始有一石五斗之壯丁查萬歷四十六年一石軍一十一萬六千三百八十三名選鋒八千七百六十名合軍選共一十二萬五千一百四十三名比原額多五千名至天啟初年歷崇禎元年至四年止增收官兵選鋒三大營將官家丁巡捕將官親丁家丁及各監局匠役太常寺廚役倉庫官

吏甲斗神木廠軍夫共增一千九百六十一員名月增  
米三千一百十餘石又添設京營三大營壯丁標下營  
選壯軍蹄并京標弘仁橋家丁御馬監勇士營坐營家  
丁教師勇士四衛營壯丁共增一萬六百六十八員名  
月增米一萬四千四百二十餘石救之四十六年除減  
汰外共實增一萬二千一百三十七員名月增米一萬  
七千五百三十餘石歲約增米二十一萬三千六十餘  
石值今歲雖多致寇盜竊發在京畿雖防護宜周而漏

危宜防是不當姑留之以壯生靈而徐議之以杜濫觴  
者乎統計錦衣衛并營衛等營門實增二萬七千八十  
七員名明者所云增額幾至三萬者蓋亦洞悉底裏而  
明徹隱微矣目下財用方匱皇上既以糜耗為憂臣等  
敢無說以處此錦衣在扈從之班營衛備禦侮之用文  
思院等亦監局急需匠役皆在輦轂之下依日月之光  
者也不汰則金錢有幾其能堪乎汰之則衆實有口胡  
弭之也不曰省其糜費而曰奪我衆精不曰汰其老弱

而曰撤我精壯萬一多口亂聽訛言蜂起恐冗冒者尚未及汰而紛囂者已叢節省者尚未見效而繁費者益滋徒而走險其為憂方大耳惟是簡閱之際查有老弱疾病者次第汰之不必借名再收查有逃亡物故者陸續刪之不得冒名再替隨事綜核設法差別庶在國家無清汰之名而有清汰之實各役雖在清汰之中而亦不見有清汰之迹目前既享鎮靜之日後漸復原額之數凡在文武內外諸臣各有憂國之心誰無急行之

念審能仰體皇上搏節核以實心行實政將糜耗漸清而君庾自充矣

請擴蓋載

八月錦衣衛指揮金星輝疏言臣聞陰符經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危哉斯言蓋極言殺機之不可發也况皇上為天地臣民主而殺機之不當輕發又不言可知也臣伏觀皇上御極以來每按大小臣工罪狀不問輕重當否意多過

求此非皇上之殺機乎古者治獄三省致慎書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恭重哉皇上輕視之不大傷蓋載之  
度大千天地之和語曰水太清則無魚人太察則無徒  
此言雖鄙可以類推又譬如雷霆發止亦自有節倘日  
轟然徧索天下幽隱細微而擊之無已威不震乎請試  
觀年來萬國九州不亢旱而焦金即淫雨而漲海蓋緣  
天地生物之仁心已失其常而錢糧正額之外又多加  
派四方之財殆盡矣其無資生之策四方之民窮矣大

有思亂之心流賊淫蟲起在在肆毒且日月迭蝕雷霆水  
雷地震陵崩變異及作此天地之反常也反覆之積于  
此見其端矣賈誼所云當痛哭而流涕者此也皇上可  
盡誅之百官而不必分其咎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又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省哉其言乎臣不避斧鉞  
敢懇皇上引咎自責痛加修省培養士氣以鼓賢才向  
用之心曲赦小過以寬有司展布之遠力去救機以全  
天地好生之德凡治刑獄務法成湯解網大小臣工各

存其體得其情實又必從事三省以慎之即法所不貸  
法大禹泣罪加之哀矜而示以萬不得已之意使皇天  
后土鑒在聖慈而轉移之則所全者多矣臣又嘗讀傳  
曰明王賞諫臣書曰臣下不諫其刑墨是三代有道之  
主懲賞以旌敢諫立刑以威不諫今日敢諫之臣皆仰  
皇上堯舜其主願效樸忠者而皇上動加嚴譴以塞敢  
言之路與三代有道之主大不侔矣是豈聖明所宜有  
事哉臣父紹忠殘邊朔躬盡瘁臣藉父功荷蒙世職自



愧聖恩高厚素餐無補敢不計死生冒昧披瀝即皇上  
怒臣加之斧鑕有光臣父且不朽矣

第三皇子生

八月十五日諭朕第三子生中宮周氏出至十七日御  
門受賀百官吉服行五拜三叩頭禮帝翼善冠簪金花  
二枝按會典俱御殿百官朝服禮部尚書黃汝良以為  
萬歷二十五年例止御門及百官吉服然皇長子及三  
子皆中官所生當與嬪妃不同應遵會典三子名慈烱

後封定王

儲才勘亂

九月給事中馮元飈疏言今日戡亂需才極矣職猶憶  
數年前諸臣之頗赴功名者每設孫吳諸書無不髮豎  
眉舉今且喋口不齒兵事而杜人之物色矣卽如司馬  
一席發單咨訪已倍三日之期九卿科道尚無敢措一  
筆也夫市駿骨者千里馬至人才惟上所鼓職不敢誣  
一世而無其人者孝廟明于用人為于憐才先臣王守

仁時尚未任見邊烽甚急詔舉將才無以應即精究兵法每聚果核以列陣勢攻一出而平宸濠荼蔡荆頑鬼田諸難其時用間用撫用勦自守令以下皆可為將帥所謂得一人而千萬人皆可使也皇上必欲為收拾人才計莫若蠲細故以示鼓舞從來樹人之道猶樹木然樹木者乘芽茁之時為之摧折焉剪伐焉畢世而不得棟梁之用者也今臣子無一日無過之人朝廷不懲之法安得竟一事練一才而以為封疆可用之人

職所謂儲才之道宜速講者此也

甘肅情形

九月陝西巡按御史張宸極疏言嘗聞漢時計斷匈奴右臂不令番族合處以為中國難也乃自蘭州跨河西關地凡三千里置酒泉燉煌兩郡于時夷處其北番處其南若死不相往來中國賴以差安及後燉煌一郡委之荒服僅留酒泉為西域門戶即今之肅州衛是也以致夷得出沒其間而火落赤首遂自北移南據瀚海一

帶而居之名曰海酋且使復蔓延以東越黃河抵河州  
洮州岷州諸衛之外皆其錯居而處其部落最強其逼  
處最近竊邊者有隱憂焉至若北邊諸處如銀定如反  
成或相距百里或四五十里何日不耽耽虎視甘肅之  
一線孤懸不亦岌岌乎殆哉臣一至其地即謂諸將曰  
今日之情形如此豈可泄泄從事請為之約一曰愛養  
士卒令其與士卒最下者同甘苦勿貪其一錢一粒也  
一曰申明偵探令其偵探情形間諜海酋兄弟以間諸

酋之統謀也一曰蘭練士卒令其士識士意操練技擊  
車陣火戰以用中國之長技也一曰無生造蒙令其敵  
來則勒敵去則舍之勿作搗巢故智以生戎心也一曰  
善撫番族令其多方羈縻為我外藩勿致腹削凌逼而  
為寇貲也諸將士聞之頗不以為謬而鼓勵倍于往日  
大作聲勢夷亦稍稍引去然而內顧軍伍實有可虞往  
者東援之後軍丁未歸半屬瘡痍未起而器械馬匹無  
一還者今因流寇披猖檄調征勦不下七千餘軍士之

質壯者皆荷戈以出而餘則其羸弱者也馬之騰捷者亦挑選以去而餘則其尪瘠者也如此夷安得不驕縱匪如而有輕河曲之心哉此撫臣白貽清有征調不已一疏蓋亦有激乎其言之矣

### 賊梳兵篦

九月工科給事中王家彥疏言臣觀今天下兵多于農而賊之多百倍于兵非賊多也農不化為兵而為賊矣兵不仍為兵而為賊則賊愈多矣即如晉撫宋統設屢

報斬賊至八千有零賊鋒宜少挫矣何以澤潞陽沁寧  
永吉熙等處賊分四股且以十五萬請職同官呂黃鍾  
臺臣判令蒼等為赤祥而疾呼催張應昌之到任未嘗  
文詔之協勦統殷膽碎于賊雖曰身在行間然賊西則  
避之東賊東則避之西以致兵不近賊一步一味搶掠  
助賊為虐語曰賊猶抗也所至猶有道兵猶蕘也所至  
則無道以不滿二千里之晉地賊抗之而兵蕘之尚得  
留寸草乎



脩察群情

十月御史祁彪佳疏言臣惟帝王秉乾膺錄凡大臣小  
臣文臣武臣外臣內臣皆使之各安其位而後有以各  
盡其心使之有不相借之事權而後有可獨責之成績  
若越俎而問庖便曠官而怠事若瞻顧于官守之外使  
虧缺于官守之中臣竊慮之敢畢其說臣聞書稱克艱  
詩著清共蓋匡弼是在大臣而曰敬曰禮則信任屬身  
君父邇來大僚諸席或令再推或默陪推皇上原出慎

重用人之意在臣下不無未蒙見信之疑至于九卿九  
列之長請責時開引罪日見因而覺有急遽周章救遇  
不逞景象即不謂盡蒙飭以解罪亦未免欲脫却以潔  
身近日原任憲臣陳于廷以四朝遺老旦被譴責疲驢  
破帽夕出國門矣雖進退予奪盡見天心惟稍于國體  
有傷不無入情微憐且竊恐當事諸臣皆怵于嚴旨莫  
以迎合揣摩善保名位則未得振勵之效反滋愆忽之  
虞臣所慮于大臣者此也諸司百執事皆皇上所新相

進之令其奔走禦侮者也乃諸臣過誤相仍自武關數  
葉以來或沉孤影于山林或泣寒風于犴狴漸至人多  
畏事不知厚祿之為榮念本避難反借高名以激去此  
世風之極弊士氣之堪憂者夫人材有限中下率參非  
藉望上感發其忠義則鼓舞以功名今有一二考之方  
伯尚滯迹于外藩十餘年之臺員竟懷憂于維谷甚則  
餉司輪造差規欲改夫三年劇郡久虛曹郎竟難于一  
轉而司道有司又或以欵件之波累由人錢糧之轉解

未到降級任俸十居二三臣子精神才具必其稍有餘地而後可以展布發舒若復迫于功令必至苟且支吾怠功赴名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之念矣且也自便之私固固宜去之止足之義亦宜明今一番陳請一番諭留究之請者無解于託辭留之亦仍為格例遂若有真苦真病不得省于舍而正有邱者美臣所慮于群臣者此也我國家武功造邦高出千古然當時如徐中山輩皆讀書守禮有儒者之風而諸凡所馳不羈之士則必

謹其銜勒而後使詐使貪皆得其一臂之用皇上聞聲  
而思將帥之臣寤寐求賢同符二祖倘得真正英雄即  
推轂設壇夫豈為過但翫辭負俗決不肯俯仰司馬之  
門若必依序隨資則雖冒濫之實可清似亦焚核之術  
未盡至于軍國所關惟潛運為大目前僭濫既竣新運  
方行而流賊漸入中州蠢動更憂曹濮一綫輓輸阻塞  
可虞諸凡空回之僭催水次之充發過淮過濟之限車  
事屬官旂全須催督若一幫之遲悞一程之稽延必得

奏題奏聞始能軌進為速則恐曠日既多誤事不小臣  
所慮于武臣者此也皇上深懲情竅特遣內臣然必搜  
剔出于不意奸弊乃可無遺若撫按之事多令監視會  
同則恐同罪同功反使巨蒙巨蔽開水火之端其志顯  
啟交結之漸其志深即如叙功能係薦及督撫藩臬事  
雖為公迹亦當避近日京營操練復遣七人夫虎旅赴  
桓皇上誠以重干城之寄但驟列多員叅分圖合竊恐  
外間諸弁自好者不免因之以卸責不肖者遂至借此

以趨承蓋當人心驕惕之初正不妨于立異但恐情面習熟之後馴且至于和同臣所慮于內臣者此也伏乞皇上俯鑒臣愚將賜採納寬之以任使之途皆俾其竭誠于職業嚴之以守威之辨正所以鼓勵夫臣工自是舉策畢集謨烈無疆外攘內安治隆堯舜矣

茂安攘之績

十月河南府推官湯開遠疏言臣聞君猶天也父也臣猶地也子也致天地雖懸宗卑之分然必躋降和而後

施生者焉父子雖判喬梓之形然必慈孝合而後作述  
隆焉皇上親祖揚宗迨堯軼舜真古今間出聖主矣乃  
宇宙之內氛氣充塞又似有聖主無盛治此何由哉則  
以皇上獨勞于上無諸臣以輔之也皇上勇于求治諸  
臣救迺不給臨御以來明罰救法與上采相濯磨自小  
臣以至大臣自眾共推舉之臣以至親簡拔之臣無論  
為政為省俱褫奪或配重譴之不少貸甚則頸下禁獄  
執迫榜掠戮于刑亂國用重典矣皇上凡以求治耳臣



謂天下固不治也而以已治之心治之不治也朝廷猶未甚亂也即以已亂之法治又自亂也報以體而重勞以說而忘諸臣為不敢行而道于君父然當奉公營職而慮及天威之不測夢魂亦驚懼輦難恃耳目俱焚此而欲鼓豪傑之氣奏精勤之理不亦難哉夫媚于天子盛明之象也慘慘畏咎式微之徵也至如犴狴幽陰之地桁楊慘毒之具不盡加之亂臣賊子而偏以施之任士勞人臣竊痛之臣竊耻之且諸臣之接跡蒙譴者望

上或以爲舉不當疑其爲黨爲徇死之時四岳不薦鯀  
手續用弗成初未并四岳殛之也不特在薦剋也凡銓  
司一應遷推爲聖慮所周果循資配望皆當令其啟事  
如故庶譽髦無積薪之歎而似黨似徇亦解矣皇上或  
以執奏不移疑其爲藐爲抗漢帝不從廷尉之請乎亦  
以釋之曰法如是止耳不特在法吏也凡諸司風紀成  
憲爲明問所及者果引例據典皆當令其修舉無廢庶  
小人無倖逞之心而似藐似抗亦逞矣皇上或以屬官

之失並罪堂官然今之為堂官者難矣堂官之外又有  
堂官焉故公忠之屬既顧以一鳴斥而端亮之長且欲  
以引疾去何如還其堂屬之常可一事權而課采時也  
皇上或以官守之失并罪有言責者第今之有言責者  
難矣言責之中又有官守焉自垣掖而驚諸曹精力既  
若並營舍封駁而勤差委輕重不又倒置乎何如專其  
言責之司可定功分而廣忠益也皇上以策勵望諸臣  
于是戴罪者多然秉鉞之吏節制之體統多消特命之

使激揚之故事亦格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僅以戴罪  
嚴之戴罪正無已時矣皇上以詳慎望于諸臣于是認  
罪者衆第臣誼當歸過于己而蓋思亦待至之察若晰  
其認罪之心而概以免究寬之并認罪亦成故套矣儂  
誤封疆之庸撫戮之宜也正恐法紀易伸情面難破以  
今之建牙者豈盡感主爵為知己哉皇上當時庶邊臣  
近狀如人或呀便亟為議更封疆有限庸撫無窮在  
不以輕任為輕致身侵欺糧餉之坐建建之宜也正恐

晏孫之侶不皆韓范敵來而我血豈盡以吐庚癸者往  
哉皇上宜稍寬大支出入聽其蒐繕厚私士寡死間又  
在不以清吏絀能臣耳至三時多害竅人有難供之逋  
五万交謦瘡賈無幾入之求乃諸臣怵于泰罰之嚴帶  
微塵微報正報餘將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為亂皇上寬  
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又不可再計決者也如  
此諸臣幸無罪矣臣尤望皇上官府之際推諸臣以心  
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申諭中外法司勿畏勿休惟慎

惟平至錦衣禁獄非有寇賊姦宄不可以入理測者必  
不入而謂大小臣工尚不感憤圖報為皇上茂績安攘  
者未之有也臣又思三代享國長久莫如成周姬公于  
良典獄命太史識之曰以長我王國夫一典獄敬刑尚  
能佐休明之歷況聖天子神武不赦廢黜喜起有不太  
乎翔洽望圖于永永無放乎臣用是不識忌諱畢罄  
其忱

請明繼序

十月朝鮮國王李係說臣祖昭敬王諸子中長曰臨海  
君肆廢疾不得立後且無嗣次曰光海君瑋是為廢人  
次曰定遠君瑋即臣之父也光海父子既以罪廢則宗  
祀之託合歸臣父而不幸先逝臣以昭敬王長孫承昭  
敬王妃金氏之命入紹祖統而請于朝廷得完封典感  
戴皇恩銘骨難忘願惟臣既受命皇上祇有王統則所  
生父母合有應行典禮而緣疆場多事未即據例奏請  
稱位有缺殊稱不加人子至情豈敢一日自安臣竊考

古禮旁支入繼謂之為人後以孫繼祖謂之為祖後為人後則重在人後故不敢顧其私親為祖後則父雖早卒而得列于正統之序此乃人生之大倫天地之常經也凡人有祖然後有父有父然後有孫如曰受國于祖而不稱其稱以祖當稱則名實各異倫序不明何以為國謹查成化十一年臣先祖康靖王以本生考懷簡王為世子早卒遣陪臣金礪具奏請封憲宗皇帝嘉其誠孝降勅褒美頒賜諡命東土之人至今榮之况臣有所



後祖而無所後又尊父承祖乃所以尊其祖也名正而  
言順事當而理直情理俱伸恩義兩全宜在此矣臣叨  
守藩服效葭涓涘而又望推恩之典臣之愧懼于此實  
多而仰恃天地父母之仁輒敢專差煩額伏乞聖明命  
下該部通查舊例參考典禮寵錫壽謚臣母具氏並賜  
誥命以廣孝思以叙天倫茲實皇朝之寵典而小邦臣  
民之至幸也

浙江海賊

十月給事中阮震亨疏言閩賊劉香老統凶兵數萬餘  
衆聯踪三百有奇溫台寧三處皆其被掠之區昌石三  
衢所以罹圍劫之慘是何李魁奇鍾秉之踵見而鄭芝  
龍之不足恃也哉蓋自閩地言之計所以恃無患者一  
鄭芝龍耳然徒以臣鄉鄰國為堅則是猶然不足恃也  
臣鄉為日本冲犯之地世宗時移總鎮于定海以定海  
防陸兵五總水兵三枝其為沿海哨警援勦之用甚重  
至各區兵道會哨策應兵制犁然彼此協禦計民善也

然初本以防倭而今直以防盜矣倭警或經幾年一報而盜警則歲歲相仍矣故防盜與防倭有異倭之來也有汎期春秋二防是也盜則不時竊發偏來撤汎之際肆其虔劉不然何六月例應取哨而今賊反以七月至耶且向來海賊劫害止于波臣工下間打粟蠶郊而今且分道登陸攻城圍堡排梯索戰是又誰為嚮導誰為接濟者乎全浙地形惟寧波坐于中位伸在海外與登萊孤懸海島者埒台溫則遠迤而坤轄丁則福建矣故

閩寇入犯昌石尤當其冲而延袤以至西北則臨在觀  
浦等衛所時受害于崇明沙賊之慘掠而所恃水深船  
大乘風破浪者惟閩賊尤劇嗟乎浙民海嘯之餘瀕海  
顛連尚無起色何堪此乎遺肝膽復塗炭于棕地攻城  
之賊貳鄉勇之設不如順民情之為便也鄉勇之議近  
日不可無商夫委查照于尉巡募名額于奸棍或強勒  
以廢時或借端而橫索名雖練兵擾害滋甚為宜勅沿  
海諸郡邑就民間本戶本族之長設實老成者崇其約

東旌其體貌俾率乃子弟修爾戈繕爾械誰無身家得  
弛扞禦衆志成城賊必偵知有備而咏突不前者至接  
濟嚮導之人豈其生于空桑但使按戶籍稽核逐族密  
摘訪的送治立行正法其誰敢為非乎是又于練鄉勇  
之中得清引寇之孽矣則衛所官軍之申飭不可不嚴  
也祖宗朝軫念海邦恭置衛所操練官兵用以守土衛  
民民有深意今者衛所官軍碌碌糜俸未知弓矢為何  
物以延羸行乞之狀一旦當師旅之中未有不魂悸色

變者而况軍丁之逃滅城隍之湮祀守港官全曠于打  
柴捉魚修理公費半耗于府衙行匠著弊不勝詰跋羊  
可涉堆垛之巔何俟救梯攻打而亦何怪鄉民之驚潰  
于風鶴乎則錢封收發存支之議不可不速善也全浙  
歲例該水陸官軍兵餉折銀共四十九萬四千零如以  
寧波昌石定海地方兵餉之特四萬之一耳火藥船隻  
錢糧等項喫緊重大穩開該地方而司庫出納間未免  
零星耽閤兼之胥吏勒索之苦與文移往來之煩三軍

飢後得食况又有覆之食者去年台兵鼓譟端實由之  
何如除例應應解之外再酌地里之遠近軍需之緩急  
參定留支如寧波地方兵餉一項徑着兵道驗收貯庫  
一面照會藩司該管官按時給發毋誤軍糈予以杜胥  
奸而鼓士氣且以履意外之變特在一轉移間耳

### 錢糧入數

十月戶部雲南司管理京糧主事周天祚報稱本年收入  
四年漕糧除長安等門倉該監督主事造報並截留天

洋與夫通州運料斛兌久查明另疏不開外所有坐撥  
羽林軍等五十二衛倉正糧米糧米共三百三十八萬  
七千八百八十五石二斗一升二合一勺三抄一撮一  
圭五粟于本年六等月收收入版高實欠平斛糧米粟  
米四十萬六百六十石四斗四升七合一勺七抄二撮  
三圭二粟

刑官守律

十月給事中鍾斗疏言國家設官一事正屬一部而特



于用刑一節有利部以專理之而又有都察院同鞫問  
大理寺平反總之一稟欲于律必使情麗于法罪協其  
情而後已可見祖宗重刑之意較他事尤為拳拳曲切  
此臣下不得以恩怨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為重輕  
若良法美意豈不炳若日星哉何獨于今刑愈煩律意  
愈晦耶總為問刑衙門于律意毫不講究所以一當斷  
獄條例茫然再經旨敕便爾牽合矣夫大率移情就律何  
嘗按律定辜即不然而無確見不敢成招或前後延挨

或彼此推諉以致初終異詞証佐改口一獄而淹禁教  
月俾染漸入瘴鄉一紫而沉滯餘年磨累幾登鬼錄諸  
如此類實可涕零職非不嚴惟因循終是習慣積獄之  
苦至屢煩明旨森切而無奈其漠然何也職又稽會典  
載問刑衙門鞫招之外不許妄加叅語誠謂口供既明  
何須蛇足意念深矣近者供招多不出囚口但雕琢為  
工犯人難解殊非刑名之體此又以煩文而掩律意不  
思獄以得情為主律以至中為法情溢手法法喻乎情

皆非確擬嘗讀書見成王之命君陳予曰辟爾惟勿辟  
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夫成王君也不難降志令臣  
勿就君以就中中之為言不偏無枉之謂也况內外法  
司當思法律者祖宗之法律民命者朝廷之民命而可  
不明制律之意體欽恤之仁任臆強合以越肩于其間  
哉夫一女含冤三年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其冤抑  
之氣有以干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關係非小也茲值  
聖主當陽多男應索凝祥集慶千古罕儔者正惟寬仁

之性上符天地即不得已而用刑輔治猶以清繁釋寬  
惓惓中諭諸臣何復妄為揣摩不仰我皇上好生之德  
哉伏乞嚴勅問刑衙門一切獄獄俱要明律意不許少  
為增減謬為牽合倘有游移附合者罪勿宥庶刑得其  
平而太和在宇宙間矣

申飭刑官

十一月諭刑部近來貪婪有司奉上提問輒卸罪衙役  
又衙役概擬配杖贖納成何法紀以後承問官隱徇執

縱俱着駁回該撫按嚴行詳訊爾部速行申飭

申飭通政

諭通政司欽給關防原為辨驗公文稽查勘合不獨為  
錢糧事例二事且通達下情尤屬該司職掌凡小民冤  
抑及奏告不法等事毋得概從延格向來該司及會極  
門多需勅情弊着嚴行禁飭違者治罪

察問濫舉

十二月諭都察院馬士英貪殘橫肆既不堪遷撫何以

璉卿寺劉榮嗣濫舉可惡據會推時選司不預蔡奕琛  
袖出一紙王永光遽何推用是何緣故着察明具奏

中書用進士

十二月內閣題制誥房兩中書用甲科允之著為

近京強賊

十二月諭兵部近聞城南弘仁橋采育寺處強盜縱橫  
白晝劫人行路幾斷巡捕守備各官所司何事楊國成  
等着照信地分別議處並巡欄有無隱占通行查奏

選司用罪廢

降吏部主事李之椿三級調用為起用犯事官姜玉菓